

## 以爱丈量五米晴空

□ 魏耀庭

儿童节清晨，屋内满是轻快的暖意。妻子出门前笑着叮嘱我，今日全权负责女儿的节日快乐。话音未落，女儿已穿戴整齐，攥着一张游乐场宣传单跑到我面前。她稚嫩的小手反复戳着网红高空秋千的图片，眼里满是期待：“爸爸，我一定要坐这个！”

我望向页面上悬于半空的巨型秋千，喉结不自觉滚动。五米的高空，于旁人不过是寻常游乐项目，对我而言，却是一道横亘多年的心理天堑。我的恐高症源自童年一次惊险的攀爬经历，自此之后，只要离地超过两米，我便头昏目眩、手脚冰凉，心底被无尽的惶恐裹挟。看着女儿亮晶晶的眼眸，我终究不忍辜负这份节日期盼，硬着头皮应了下来。

午后的游乐场人声鼎沸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女儿像一只挣脱束缚的小鸟，牵着我的手在人群里轻快穿梭。直到那架红色高空秋千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我才真切看清它的模样：笔直的钢铁支架直指晴空，秋千荡起时，摆幅接近四十五度，凌空悬荡的姿态，看得我心底骤然发紧。

女儿满心欢喜地冲进排队的人群，我却僵在安全线外，掌心沁满冷汗。“爸爸，快来呀！”女儿回头朝我用力招手，清脆的呼唤拉回我的思绪。我只好机械地挪动脚步，每一步都虚浮无力，如同踩在绵软的棉花上。

系安全带时，我的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，金属扣环反复碰撞，清脆的声响落在耳中，层层敲打着我紧绷到极致

的神经。秋千缓缓启动的瞬间，强烈的失重感骤然攫住心脏，整个世界瞬间倾斜、晃动，熟悉的恐慌席卷全身。

疾风呼啸着掠过耳畔，脚下的地面飞速向后退去。我死死攥紧扶手，指节用力到泛白，呼吸急促又紊乱，心底的恐惧不断翻涌。就在我几近紧绷到崩溃时，一只温热的小手轻轻覆上我冰凉僵硬的手背。

“爸爸别怕。”女儿的声音轻柔得像一缕微风，干净又治愈，“你看，云朵在跟我们打招呼呢！”我转头望去，撞进她澄澈透亮的眼眸，眼底满是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与依赖，纯粹得让人动容。

秋千越荡越高，每一次俯冲都带来强烈的失重感，让我胃部翻江倒海。可女儿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时不时仰头望向我，稚嫩的语气里满是崇拜：“爸爸好厉害，一点都不害怕！”孩子纯粹的夸赞与期待，化作一层柔软的铠甲，抚平了我心底的怯懦，让我再也不忍流露半分退缩。

我试着慢慢睁开双眼，不再紧盯脚下悬空的“深渊”。抬眼望去，盛夏的风光尽收眼底：向阳的树梢镀着耀眼的金光，绵软的云朵悠悠飘过澄澈蓝天，耳边女儿清脆的笑声，比风铃声还要动听治愈。原本可怖的高空，忽然多了几分温柔的景致。

待秋千缓缓停下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，我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。走下台阶时，双腿依旧发软、微微发颤。女儿扑进我的怀里，小脑袋

轻轻蹭着我的衣襟，语气带着超乎年龄的细腻与体谅：“爸爸，我知道你刚才有点害怕，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，对不对？”她满眼真诚，“下次我们还一起来好不好？”

归家途中，女儿趴在我的肩头沉沉睡去，小小的手依旧松松攥着我的衣角。我心头百感交集，那些困住我的高度、令我窒息的恐惧，竟是陪伴女儿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是属于为人父的成长阶梯。

恐高的枷锁并未彻底消散，可在父爱与温柔的牵绊面前，坚硬的恐惧终究裂开了一道缝隙。这个儿童节，我本想赠予女儿一场无忧无虑的快乐，未曾想，最后突破桎梏、收获成长的，却是我自己。

原来真正的勇敢，从不是无所畏惧、一往无前，而是心怀恐惧，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迎难而上。短短五米高空，我看到的不仅是盛夏风景，更是孩子纯粹的信赖，以及一个父亲突破自我、为爱成长的样子。世间所有值得奔赴的高度，皆可被温柔厚重的父爱，一一丈量。

## 握住光 的小手

□ 曹波

最先握住那束光的，是儿子的小手。

深夜，房间静得落针可闻，只剩下手机屏幕那一片冷白的光，刺得人眼球发酸。窗外细雨淅沥，敲打着窗玻璃，我倚在床头改稿，纷乱的思绪缠作一团。

忽然，一只软乎乎的小手从旁边探来，带着睡熟后的温热，严严实实盖住了屏幕。周遭瞬间暗下，掌心的暖意透过屏幕漫开。耳边是儿子蒙眬的嘟囔，奶声奶气，却字字清楚：“爸爸，黑天看手机伤眼睛，眼睛坏了，就看不清我了。”

那一刻，五岁的小手，捂住了暗夜里最伤人的光。

这只小手，也是家里最较真的“监督员”。我常年有个习惯，思索问题时总爱点一支烟提神。多年积习，旁人劝说始终难改。那日午后，我躲在阳台的一角，青烟刚袅袅升起，他就皱着眉头寻了过来。没有哭闹，只是伸出带着浅浅肉窝的小手，一把拿起桌角的烟盒，转身藏进他的玩具宝箱，神情严肃得像位小法官：“爸爸，抽烟不好，会生病。”

望着他澄澈的眼眸，我默默掐了烟头，心头的焦躁也随之烟消云散。经年的执拗，就这样败给了一双柔软的小手。

上周六难得闲暇，我和友人小聚，酒杯刚满，手机视频通话忽然弹出。接通后，画面里的小家伙一脸认真，一只小手稳稳握着手机，另一只在镜头前用力比画着“不行”的手势，语气带着几分郑重的叮嘱：“爸爸早点回家，喝酒了不能开车。”那一刻，杯中酒意尽数消散，只剩下沉甸甸的牵挂。

回到家，他早已困得睁不开眼，却仍强撑着守在门口。看我喝完雪梨汤解酒，他才上前牵住我的衣袖，像个大人一样将我领进卧室，随后才安心地蜷进被窝。

前两天妻子情绪低落，常独自蜷在沙发上。儿子不言不语，轻轻伏在她腿上，那只熟悉的小手，一下一下，柔柔地拍着她的后背。片刻后又站起身，踮着脚尖，在客厅里蹦跳起舞，大声唱起幼儿园学的儿歌：“我有一个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……”一曲跳罢，他喘着粗气，仰起小脸问道：“妈妈，开心点没？”

妻子没说话，只是红了眼眶，把他紧紧拥入怀中。

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。那只小手，捂住了屏幕刺目的光，也抚平了我心底的浮躁。它隔绝世俗喧嚣，也捧起了满室绵长的爱意。

人间至柔的温暖，大概便是这般模样。

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这双小手会长大，会变得宽厚有力，不再需要这样小心翼翼地捂着什么。它会推开世界的大门，去远方，去把握自己的命运。我亦知道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无论他飞得多远，这双小手带来的暖意，早已化作深深烙印，留在我的生命里。

##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

□ 刘建峰

我到公园游玩的时候，总爱悄悄听身边的小孩子说话，不用刻意等候，总能听见几句让人心里发暖的话。

有个小男孩拽着妈妈的衣角，仰着小脸喊：“妈妈，你给我买个冰淇淋吧，我高兴得能有房子那么大！”旁边一个小姑娘一边走一边歪着头问爸妈：“为什么非得大人上班，我们小孩上学？要是我们去上班，你们去上学，不行吗？”

不远处的空地上，两个小孩蹲在那儿玩。一个说：“我们来当一棵树吧。”说完就直挺挺站着不动。另一个却在旁边来回走，小伙伴纳闷地问他：“你怎么不站好？”他理直气壮地回应：“我是一棵会走路的树，当然要走来走去啦。”……

这些话他们随口说完就跑远了，我却在一旁默默记在心里。那一刻的世界，干净明亮，整个人都觉得轻松无比。

小孩子天生就是诗人，他们嘴里蹦出来的话，全是最本真的诗意。大人的条条框框绑不住他们，他们站在现实和幻想中间，说出来的话笨笨的，却又奇妙得很。成年诗人再怎么琢磨词句、营造意境，也很难再有这种浑然天成的味道。那种干净、透亮看世界的眼神，我们长大以后，大多都丢了。

女儿三岁半那年，我带她回老家。一场雨过后，墙根爬过几只没壳的蜗牛，其实是蛞蝓。她老远看见

了，慌慌张张跑进屋，拉着我的手往外拽：“爸，你快看！外公家墙上有只没有壳的蜗牛，它找不到家了！”我跟她说那是蛞蝓，不是蜗牛。她还是皱着眉头问：“那它还能找着自己的壳吗？找回来，它就能当回蜗牛了吧？”

这份孩子气的惦记和心软，是只有童年才有的诗情。也让我真的相信，诗和生命，本来就是一起来到世上的。

我有个同事，退休后一直在幼儿园帮忙。有一年她送了我们每人一本年历，每一页上都记着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的对话。

老师问：“家是什么？”

有个小朋友小声说：“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家很好，从家里能看见圆圆的月亮。”

老师又问：“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变，你想变成什么？”

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。

“我想变成一粒米，给奶奶吃。”

“我想变成门，爸爸妈妈多晚回来，我都给他们开门。”

“我想变成一只鞋子，姐姐喜欢有鞋带的。”

“我想变成一棵小树，长到妈妈头上。”

在我听来，每一句都是通往童心的小路，鲜活又丰盛。这本年历早就过期了，我到现在还收着。

小孩子就像最富有的小诗人，走到哪儿，就把诗一样的话撒到哪儿。

这几年，很多人都开始把孩子的这些话记下来，小区物业、幼儿园也常常组织小朋友读诗、写诗。大家聚在一起念着、笑着、感叹着，那份开心，不只是为孩子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孩子的话，像从暗处透进来的一点点光，不大，却能暖到人心，让我们变得迟钝的眼睛和心，重新亮起来。

有一个孩子的话，我听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。是作家铁凝写的一件真事。九十年代的一个初秋下午，山里的小村子，雨后路很滑。一户人家窗台上的小石板上，歪歪扭扭写着三行字：“太阳升起来了，太阳落下去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？”

写这几行字的是个九岁的山里男孩。短短三句，比很多精心写的诗都更打动人。有日出日落，有悄悄流过的时间，还有一个孩子最朴素、最认真的自问。天真里带着心事，简单里藏着重量，像火柴擦过黑夜，一下子亮起来，让人心里又酸又震动。

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，小小的，却又沉甸甸的。我常常觉得，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也是来拉我们一把的。让我们日渐粗糙、麻木的心，在听见这些话的一瞬间，重新想起什么是干净，什么是真诚，什么是藏在日子诗里的诗意。